

寓菴集卷五

序

蘭泉先生文集序

文詞君子之餘事古之人癯形苦心讀書以學聖人之道其志蓋本于輔時澤物見諸事業而已惟不達而窮奇才逸氣噤無所施往往自肆於山巔水涯友雲松而狎魚鳥至觸境感物發於嘯歌謳吟以寫其湮鬱不平之心好事者或得一章一詠諷誦不置直謂其胸中之所素蓄不外乎此噫是特土苴糟粕耳然自屈原放而離騷興子昂窮而感寓作下逮李杜



諸人不可勝紀其間英辭麗藻千狀萬態皆能聳動
人之觀聽是以聲譽流傳至今故雖號為一藝而陸
沉不遇之士舍此亦無以自見於世使後之人誠能
味其言考其出處因有以得其為人則君子之志庶
幾乎不泯矣先生資警穎不凡童非已能詩比長學
於六經仁義之道慨然有志當世身兼兩科四至庭
試無何與有司不合乃結廬北山蘭泉之上日以詩
酒自娛隱約林丘者殆二十年其純德雅望晦而益
彰王公大人聞其名爭慕與之交會明昌下詔舉才
行之士時右丞董公按獄關西首以先生應詔始得

官教授絳州未幾召為翰林應奉入直禁中與天章
宸翰旦暮相酬酢其春禮之優一時詞臣無能出其
右者方欲登用而先生老矣力請而歸某愚不肖幸
生長先生鄉曲幼嘗獲侍長者之右竊聽其論皆曰
先生出太平多士之日行義修於家稱於州里信於
士大夫卒聞於朝廷自非踐履篤實能如是乎有如
早達得位與當世英雋頡頏於風雲之會其視古人
之事蓋優為之惜乎遭遇之晚弗克展盡底蘊使功
業不白於天下而獨以文辭傳此為可恨中古以降
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有國家者一以科舉取士雖賢

公名卿間由此途出至若潛道育德與夫抱經綸之業而見遺於有司空老蒿萊沉落光耀者顧豈少哉因究先生始終屈伸之際抑有感焉遂併書之以警後世之為政者

恆齋先生文集序

士君子讀書學聖道得之於心發於事業以輔時澤物為本所謂詞章者特餘事耳先生自幼力學挾策為舉子籍籍有聲場屋間其於史事蓋不習而能一旦為故相^辛莘公所知自白衣擢西臺椽袞衣博帶進退雍容如素宦於朝縉紳諸公稱之不容口議者以

為登金門上玉堂行有日矣遽罹大變羈旅河朔者十餘年流離坎坷之際感物興懷有詩并雜文近百篇讀之使人悽惻不平於心噫如先生之德之才向使在升平之世其雄文麗藻足以頡頏前輩且事業必有大過人者惜乎賦命數奇遭時多故年與位俱不充其德其表見於後世者止於此有識之士所為仰天太息也乃子敏之哀其遺藁藏於家將傳之子孫懇求序引不肖於先生為後進昔嘗侍坐獲聞緒言矣故不敢以固陋辭先生諱某字彥才恆齋其自號云

雲巖先生文集序

干霄之木其本必深朝宗之水其源必遠古今士大夫以文顯者鮮不自其家世學業本源中來雲巖先生才高學瞻尤精於科舉南渡以來屢中高選時人莫不推服予自弱冠侍長者側已熟其名矣及至汴梁又聞其子駕之在場屋間賦聲籍甚爾後果以雄文擢上第觀其語意雖穎悟天出亦由過庭之際諄諄提耳有以啟發之也歲在庚戌予方客長安駕之亦繼來與之游益狎一日出巨帙且謂予曰先人往年著述頗多經變後零落殆盡僅存者止此而已大懼併失之使先人平昔力學之功不白於當世以重不肖之罪今將鏤木以行已囑諸老為序子其為我尾書數字是亦成人之美之一端也予既辱與駕之友且嘉其在羈旅困厄中孜孜不忘揚其親之善弗可辭也矣故為之書庚戌五月日

嵩陽歸隱圖序

孝不遺親仁不忘本昔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孔子轍環天下而卒歸老於魯古人之於父母之邦眷眷若此者豈徒然哉圓冠方履讀聖人書而行或戾焉惟利慾有以涸之而不能自返也自

經喪亂衣冠之士逃難解散餬其口於四方者多矣
或欲歸而不能或得歸而不欲往往宴安聲利之場
沉溺繁華之境玩歲愒日不知老之將至噫墳塋荆
棘誰與剪除祖先神靈誰與祭享死者無知則已如
其有知能愬然無望於子孫乎霜露既降丞嘗既至
使餒而之鬼風號雨泣於荒田野草之中甯不痛於
心也哉吾友趙君朋舉業儒而隱於鑿其先本澤人
避亂渡河卜居於洛陽之登封父祖沒因而葬焉比
遭大變留滯關中以河南地鄰敵境寇攘未息坐是
久不得歸然首丘之念未嘗一日置也迺求名公繪

嵩高於橫幅之上命之曰嵩陽歸隱圖庶幾朝夕瞻
對以致桑梓之敬而自慰其心嗚呼可謂不遺其親
不忘其本矣莊烏病而越吟鍾儀繫而楚奏君子猶
有取焉况拳拳於仁孝之道如吾友者乎且吾聞嵩
陽山水秀絕甲天下方今名卿雋老多買田築室於
此以為菟裘之計異時吾友東歸之日不惟得除掃
先壠以酬積年之願抑又從諸公於水光林影之中
一觴一詠其樂豈可量哉一旦酒酣耳熱出不腆之
文於樽俎間將有默然而思惻然而感泣然而泣膏
車秣馬逕還鄉里者矣

林泉歸隱圖序

汴梁蓋良臣以瘍醫鳴於秦者三十年矣自乃祖暨父三世以太醫奉上蓋素業也逮良臣而術益精其以砭臍療疾如輪扁之斲輪得於手而應於心如養由基之射百發而百中也往年從車駕南征吾軍乘勝鏖鄂渚病者頗眾良臣隨大小救藥無有不愈上多其功所獎賚者甚渥仍有肯復其家今年適耳順居闕闈間如有所不樂慨然有拂衣高蹈之志乃命良工繪以為圖目之曰林泉歸隱請予題其端予應之曰子知隱之道乎古之人懷奇負氣不幸出非其

時鬱鬱不得志乃有憤世嫉邪全身遠害逍遙江海之上偃息雲林之表長往而不返者矣良臣有一於此乎予知其無有也夫隱非聖人之中道如耦耕荷篠之徒皆孔子之不取何哉以其潔身亂倫而果於忘世也且鑿雖名為一藝至於扶危濟困功被生靈有君子兼善之道焉自岐黃而降至扁鵲倉公華佗孫思邈之流皆有成書傳之不朽凡以此也今良臣挾先世已試之方時出萬金良藥往往脫人於死蓋長安城中不可一日無也乃欲韜光晦迹肥遯山林顧自為謀則善矣其如病者何異時萬一復有如荀

偃之瘍生於頭范增之疽發於背曹參之身被七十
創關羽之矢毒入骨杜元凱之癩冉伯牛之癩與夫
折脅摺齒之徒焦頭爛額之子負其疾痛日夜叫號
宛轉於枕席之上者則孰與拯之哉况隱非一途也
昔之賢者有隱於耕隱於釣於卜筮於版築以至監
門卒酒家保無適而非隱也而隱於鑿者奚獨無人
藥不二價如韓伯休不求近利如宋清氏庸非隱乎
故曰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子但
專心致志益治子之術淳湛閭里潛心積德不求聲
名固不害其為隱也又何必高謝人間竄伏岩壑親

魚禽而友麋鹿然後為隱哉至元三年三月日序

王尊師泛霞圖序

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老子大率以鍊氣養神為本其
言有曰氣者神之母神者氣之子神用氣而養氣因
神而任積以歲月行之不懈神完氣固與道合真至
於死生之變如屈伸肘坐脫立亡特遊戲耳此古之
至人所以能湛然常存者也自鍾呂啟之於前重陽
子及丘劉譚馬之徒繼之於後由是全真之教彌滿
四海其間悟真機達妙旨翛然自得於往來之際者
代不乏人今觀冲虛真人王尊師又其猶異者也師

諱養素字壽之道號純素子世為姑射人自幼出家
遨游嵩華間遇無礙田君盡傳其道值天興之變盤
桓平水已而還洛陽構棲霞觀居之日與名士大夫
游如紫陽楊公煥然玉華王公元禮西庵楊公正卿
相與為方外友則師之為人可知矣朝廷高其名因
賜以師號未幾復隱華山洛中諸公具書敦請固辭
不就一日忽謂其徒曰吾年已耄矣是宜早歸翼日
昧爽而起方理巾幘冥然立化享年八十有二嗚呼
異哉非體性抱道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能如此
乎近世以來未之有也弟子某等伏膺門下積有年

矣常恐先師盛德之事闇而不彰乃命工繪其象於
縑素將求當世名公詩頌以光揚之其用心亦可尚
已中統二年歲次辛酉中秋日古奉先李序

二老談玄圖序

古之人固有業異心同而相與為友者在晉則陶淵
明陸修靜在唐則李太白吳貞節是已夫友也者友
其德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至於一話一言皆
相契合了不覺其狀貌衣冠之殊也寥寥千載代不
乏人如吾鄉蘭泉先生澄軒王尊師其庶幾乎初蘭
泉以學應兩科才行兼備為儒林之冠澄軒王尊師

以博極羣書德性純厚為道教之宗一時卓然各以
其所長顯於世蘭泉未嘗以習周孔而黜乎道澄軒
未嘗以奉老莊而病乎儒聲氣應求天同神比去聲不
墮荒而和不膠漆而固矣松牕竹塢杖屨往來或談
窮理盡性之書或講專氣致柔之旨以致中庸大學
之精微齊物逍遙之奧妙難疑答問互相發明聽之
纒纒令人不倦剖藩籬於大方之家滙淵谷於聖學之
海及其內外一貫物我兩忘亦不知孰為儒孰為道
也今二老仙去久矣高風遐躅凜然如在吾友黨膏公
叔昔嘗從澄軒游其懷賢尚德之心未始一日忘也

近乃繪象縑素將遍求名公歌詠其事以為鄉黨之
榮姑命僕序其梗槩云

長安五陵會序

按班固地理志云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
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
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其間知名之士郭解陳遵
原涉之流不可勝數率皆尚氣節重然諾振貧周急
脫人於死而不伐其能其所行雖不盡合於正道而
英風義槩有足稱者然猶多以任俠行權獲罪至其
子孫憑藉世業不知稼穡之難往往耽於佚游惟以

走馬鬪雞毬鞠博奕為事此一時所謂五陵年少是也今長安諸名家子弟生於千載之後聞其風而悅之若有意效其所為者將鳩集朋類剗羊醜酒時時宴飲以快意於當年且欲以五陵名其會因韓弟邦傑丐予為序引予竊謂諸公子皆懷奇負氣幸生長富貴中託父祖餘蔭得來肥衣輕飽食無事其為福至矣縱不能折節讀書從良師友講求聖賢事業以為將來致身之具則猶當視前世豪傑行事懲其所短就其所長而效之亦不失為奇男子至於末流放蕩之樂年少嬉戲無益之事不學可也邦傑方從予

游既來有請故不得不以正道告之冀歸語其儕輩使自擇焉雖然予老矣或慮之過後生可畏亦安敢謂秦無人己酉秋九月日序

重陽詔旨碑序

恭惟國家受天命一海內雖以武功平暴亂而尊德嚮道之心率皆出於至誠殆天誘其衷將使以清淨無為之教仁黔首而階太平延社稷無疆之福嗚呼休哉自聖祖龍飛駐六軍於西域遣使萬里首聘上公虛已溫顏訪以至道一時對揚之際元言妙理仰合神機所以眷顧綢繆始終不替逮乎重明繼照追

配前休化及宮闈亦克敬奉由是湛恩渥澤涵浸元門矣維重陽萬壽宮實祖師修證之地故朝廷注意為猶重累年以來所受詔旨爛然盈篋真人某皆以耆年宿德為一代宗師佩服德音懼有失墜今將刊諸貞石以傳永久庶幾後世有以知大朝崇教之意云

馮道人語錄序

道不可以言傳而聖賢必假言以明道蓋學者之求道亦未始不因言而入也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流深於道者也皆有成書以傳於世復慮後之學者既因

言以會道或不能體道以忘言故曰知者不言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然則言者殆聖賢之不得已乎好事者集馮道人所言以為語錄將鈇諸梓託吾友郭周卿寓書平水來徵序且某既與道人昧平生又不知其語錄中果何言但以周卿素誠信君子業已許之矣必非無見於道而苟言者也單闕之歲七月晦日浮陽李庭序

大霞薛真人疏抄序

老子道德五千言行於世者千五百年矣燦然如日月之麗天固不待贊古今注釋不啻百餘家顧淺深

詳畧雖有不同至於發揮妙理啟迪人心要之皆有
功於聖人之門者也竊嘗觀碧虛陳君所解中間貫
穿百世剖析元微引證詳明本末畢備尤為近世所
貴然而初機之士開卷茫然往往猶有望洋之歎大
霞真人韓奕薛公性純德粹問學賅通號為羽流宗
匠執經講演垂四十年可謂升堂覩奧者矣迺於傳
教之暇撰成科文義疏一十卷纂微開題及總章夾
煩各二卷丁甯覲縷蓋數十萬言意欲使學者泝流
而知源因博以求約以躡梯蹬以陟九層之臺舉足
愈高而所見益廣及乎造重元之極致悟大道之強

名體用兩忘有無雙遣超然自得於筌蹄之外然後
敬為此老拈一瓣香庶幾不負其平昔用力之勤也
已書成既久祕而不出前耀州威儀美田白顯道再
三懇請以平昔衣盂之資募工刻梓以廣其傳且囑
僕為序引其心可尚故樂為之書歲在己酉仲冬晦
日浮陽李某序

庸齋直解後序

聖人之道大而博固不可以一方求不可以一說解
古今解老子者不啻百餘家其間互有長短人自以
為是終不能合而一之各得其性之所近而未免有

所偏也王輔嗣之注易非不高深然後世議者以為
幽沉仁義罪過桀紂豈非以其言體而不及用舉本
而遺其末即未免有不該不偏一曲之士與老子與
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諸家所^之所解往往入於元虛
幽渺之域而不切事情此西晉諸人以清談廢事至
亡國敗家而不悔是豈聖人之過歟今觀庸齋真解
發揮元理之外又引儒書以為證辭簡而意明使人
易解所謂體用兼賅本末具舉比之諸家所得為多
可以傳世無疑其友伍君定夫既鈺本矣寓書於僕
以求序引因以蕪辭贅其後庸齋薛姓微之其字華
講學深有得理性之說云

愚庵集解序

孔子作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老子之書曰無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然則聖
人之談道如出一口甯有異乎故先達以老易為一
又以孔老為不二豈虛言哉竊觀道德五千言大率
以清淨無為為宗以慈儉不爭為用至於脩身治國

之道靡不畢備自中古以來與六經并行於世而不
相度後世學者妄生分別道家者流以儒術為土苴
吾黨之士以道德為虛無各習其習各是其是譬猶
燕北越南之人嗜好不同言語不通至死不相往來
吁亦惑矣安得圓機之士而與語道哉蜀士文子堂
自幼業儒遭難北來寓迹琳宇蓋有方內方外之書
無所不覽暇日取諸家注解道德經參訂得失集其
所長斷以己意賅貫融通不少偏執所謂體用兼明
本末具舉真圓機之士也書成囑予為序辭以不敏
其意益堅姑述所聞以塞命云

送荆幹臣詩序

才質本乎天聞見存乎人苟聞見之不廣雖負奇才
美質莫能有所成也昔太史公以命世之才博極羣
書而又南游江淮北涉汶泗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
豪傑游故發而為文章雄深雅健卓然為一代之冠
豈無自而然哉幹臣家世東營雖生長豪族能折節
讀書自幼年游學於燕夫燕誠方今人物之淵藪也
變故之後宿儒名士往往而在幹臣日夕與之交得
以觀其容止聽其議論切磋漸染術業愈精一旦蘄
然見頭角遂為明天子所知依乘風雲出入禁闥積

有年矣制司既立首蒙選拔躍馬從徒出使萬里之外聖朝威德之所及舟車之所至高山廣野通邑大都莫不周游而徧覽焉亦既盡天下之大觀故其氣益充而心益壯攄幽發粹以昌其詩語意天出清新贍麗無雕錫艱苦之態駸駸乎作者之域矣非才質之美聞見之廣能至是乎今年乘傳來長安公務之暇日與當途諸公把酒論文不以不肖之老且謬惠然見過出示所為詩一巨軸披玩再三惟知歎服今事畢治裝將歸諸公皆有詩以餞其行不揆亦賦蕪鄙一章奉酬眷眷之意并為之序

代劉仁本送福建省平章事燕公序

皇元統御萬方內建中書以握機務外列行署任之重臣受寄方面表裏相維則從容廟堂坐以治之者迨今且百年矣江浙省實當東南之半而七閩亦在所隸焉承平既久禍亂寢生乃至正十有五年盜起中原延蔓江浙上特命丞相康里公出鎮之以便宜從事既而招徠撫集日向敕甯越五年再進丞相爵大尉開府而遣平章燕公副之公將相材也甫拜命即不憚風濤萬里來槎浮海道出四明疾趣省署事父兄長老咸加手於額慶丞相得人有以分廟堂之

有年矣制司既立首蒙選拔躍馬從徒出使萬里之外聖朝威德之所及舟車之所至高山廣野通邑大都莫不周游而徧覽焉亦既盡天下之大觀故其氣益充而心益壯摠幽發粹以昌其詩語意天出清新瞻麗無雕錫艱苦之態駸駸乎作者之域矣非才質之美聞見之廣能至是乎今年乘傳來長安公務之暇日與當途諸公把酒論文不以不肖之老且謬惠然見過出示所為詩一巨軸披玩再三惟知歎服今事畢治裝將歸諸公皆有詩以餞其行不揆亦賦蕪鄙一章奉酬眷眷之意并為之序

代劉仁本送福建省平章事燕公序

皇元統御萬方內建中書以握機務外列行署任之

此篇仁人仁本元末人見列朝詩甲集

中原延蔓江浙上特命丞相康里公出鎮之以便宜從事既而招徠撫集日向敷甯越五年再進丞相爵大尉開府而遣平章燕公副之公將相材也甫拜命即不憚風濤萬里來槎浮海道出四明疾趣省署事父兄長老咸加手於額慶丞相得人有以分廟堂之

憂也故凡將帥軍旅之利害錢穀絲縷之供需教化刑政之馴擾平章公實克當之事有緩急未即白丞相公已先為之措置矣今年秋九月有旨調公福建省平章亦得便宜如丞相故事而易彼平章普公來為江南行省御史臺大夫公復由四明取道以上眾咸惜公去而疑之者曰朝廷曷若是之迂也曷不以燕公為臺大夫俾普公弗離其任以安其旅也曷其展轉紆迴而不為易簡且便益也且諗於樞佐劉仁本則從釋之曰是孰察夫事機之會哉閩自沮擾以來邊庭屢警背腹阻寇奸雄鬼域攘袂垂涎而事或叵測官無宿備假外兵為守豺狼魚肉而反側不常變或起於肘腋曠日久而愒玩生事機詘而柄下移非有文武長才恩威普著者更其政令新其耳目以說其向背黜煩冗緩暴橫以撻其內難而扼其外侮視其赤子如龍蛇始足以臨莅之今重臣握機在外孰有過公者哉矧今臺評憲按主於抨擊非扶危濟艱急政而謂可以處公乎必若而言則區區愛慕之私耳豈國家大計也余曩入閩樂其土壤之富饒民俗之易治詩書禮義人人有士君子風即不幸而罹禍難亦豈無望於拯救乎公之治浙之成效往而行

其所無事將見錫民福而立邊勳也必矣於是眾皆歡欣鼓舞歌詠以贊公行復請綴余言以為叙云至正二十一年辛丑歲未盡五日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樞密判官劉仁本書

虛靜子文集序

甲辰冬予與虛靜子邂逅於洛水之濱一談而契相從者累日其為人純素謙和未嘗忤物遂於老莊之書而深自韜晦故人鮮知者至於養氣鍊神之術予又莫得而窮之別後凡再見於長安其名益高從之游者日益眾然察其言貌卑恭愈甚殊無一毫自矜

意與夫形謀成光虛憍恃氣者固有間矣予以此益賢之竊以為非深於道者不能若是一日其徒何淵甫袖文一編過余曰吾師平日所至聚落如風行草偃不知其所以然而化雖正容悟物無待於言而隨機闡教啟迪人心其於一聯一詠亦有所不能廢日積月累已成卷帙今諸門人欲募工刻梓以廣其傳將使吾師之名垂於不朽子盍為我題其端予應之曰夫為道者以天地為逆旅以形骸為贅疣又惡用名且虛靜子體玄育德積有年矣一旦形神俱妙骨肉都融將乘風馭氣與造物游於無窮其不朽者固

在乎彼而不在于此雖然師有善弟子欲光揚之用
心至矣成人之美予不可以終辭虛靜子延安臨真
人名某安道其字十九歲出家傳馬丹陽之道於鐵
觀王先生云辛亥重九日

寓庵集卷六

記

景陶軒記

河南解君仲傑自前朝以童子擢甲科既而遭變故
悔迹不仕中統甲子歲陝西大行臺諸公屈以為掌
書記非其志也迺卜築於長安城南門外走兩濠間
架屋三數楹蒔花植木若將終身焉即西北隅別為
小軒以為宴閒偃息之所上據爽塏下臨清流足以
延清風而却隆暑闐闐既遠俗塵不飛蕭然有人外
之趣因丐名於予予名之曰景陶仲傑忻然從之蓋

適與其素心會也且請發其義予以謂昔之君子尚
友古人者多矣如太史公之慕晏嬰司馬相如之慕
藺相如惟志願所同則遐想其人於百世之上恨不
與之並時而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
至心嚮往之自晉達今幾千歲矣富貴湮滅不可勝
紀淵明一處士也雖嘗出任官止一彭澤令耳仍不
樂其職少日徑歸無深恩厚德以及民無俊功偉烈
以聳動天下而後世之人想聞其風采如瑞人神士
朗出天外邈乎其不及已東坡先生亦一代豪傑之
士平生愛仰不足至欲盡和其詩嗚呼果何術以致

然耶豈非以其體真任運舒卷無心廬蓬茅而不憂
旋軒冕其如脫雍容蕩坦誠有合於道也歟今仲傑
春秋鼎盛資美而才敏神完而氣正以之乘機抵壘
踔取顯位如探囊中物迺能安時處順不卑小官環
堵華門嘯歌自得不以古人自期者能之乎向予所
以名軒之意為得之矣雖然孔子之道無固無必進
止久速惟其可而已夫玉隱於山珠潛於淵未嘗求
售於人而人自求之方今天子厲精求治網羅人
材四方茂異之士朝聞而夕召往往待以不次之位
如仲傑者安能保志全高遂終老於此哉鶴書之徵

行有日矣異時功成名遂解印而歸然後縱杖屨於
斜川命壺觴於栗里把東籬之菊卧北牕之風固未
晚也至元二年五月中休日浮陽李庭記

重修終南山太一宮記

凡天下名山大川積水之淵蛟龍魚鱉窟宅之所託
莫不有神以為之主是皆助天布氣節宣雲雨育萬
物而利百姓者也按禮記祭法山林川谷邱陵能出
雲雨見怪物者皆曰神故自古有國家者率命有司
嚴飾廟貌以昭薦饗所以昭誠敬之道也且為民祈
歲事也雖長安古都邑形勢雄九州崔嵬南山聯亘

千里深潭巨谷往往而在終南太乙元君上宮漱池
其神之尤著者歟太乙谷北距府城兩舍而近入谷
泝流行十餘里路益高峻崎嶇盤屈而上又數百步
至其宮宮前臨池水湛灩瀾望莫測其深兩傍叢崖
懸抱高柯古幹幽蔚陰森仰不見天日迫而視之令
人股慄神竦肅然加畏水鳥以千數飛鳴棲集其上
偶一葉墮水面鳥即御去嘻亦異矣不有靈物護持
安能若是其為龍宮水府無疑宮祠之立及徵士种
君碑之所載元君事迹甚詳茲不復云後世因之增
葺齋館祀事不輟遇有旱暵官吏奔走投誠致禱即

獲甘澍常以每歲六月十三日長安外士庶雜還盈
路畢集祠下各持幣帛醪菓以答神貺神若喜則必
有尊酒突然出於水中以賜其人其感之速蓋如此
值壬辰癸巳之變羽流逃散棟宇傾頽逮本朝開創
有本宮元受業某師黃某至侯某前後數人相繼任
持皆不能有所興造歲在某甲侯某者乃具狀敦請
某白雲真人某公領上下宮事時真人方被旨寵錫
金符掌管關西教門事弗暇躬親經度因選其時性
質淳厚有幹能者得奉先人王某專一提點宮門事
遂墜冉某并同志營辦鳩工聚財夙夜不懈閱十寒

暑上下宮殿赫然一新神像載完儀衛森列以至齋
堂廟廡園圃水磨靡不就緒知宮將刻諸石以傳永
久於是介郡人前撫司經歷劉某等來請記某既嘉
真人用心之勤舉人之當又與王君同里閑義不得
辭而直書其事而繫之以詩曰奕奕南山在天之中
淵淵靈湫下維龍宮幹旋陰陽為雨為風太乙元君
實司厥功愆陽為災嘉苗禍死吏民匍匐是禱是祀
片雲忽生驚霆奮起曾不崇朝靈需千里曰雨而雨
曰暘而暘易沴為和化荒為穰維神之德惠我無疆
宜千萬年報之勿忘時運迤邐廟貌頽圯狐狸所游

瓦礫荆杞神之格思曷依曷止祀廢不修邦人之恥
有來白雲闡教秦城顧瞻遺基惕然若驚爰命其徒
協力經營剪除荒蕪補罅扶傾積茲艱勤厥有成績
巨楠高覺薨輪奐輝赫像設崇嚴祠庭載闢邇來觀
以手加額九穀既登百室斯盈馨爾黍稷醜酒維清
神心樂只萬福來成佑我遺黎永觀太平

興平縣重修僊林宮記

賢者之為道修身養性而已初無心於感物而物自
歸之固不可僥倖致也方其一念不生萬緣俱泯身
如槁木心若死灰尚不知孰為物孰為我凡世間所

謂榮利聲名蓋未嘗有一毫入於胸中也及乎妙道
內充英華外著不言而人自信無為而物自化以致
匍匐奔走不憚勤勞相與起作高堂邃宇以效其尊
仰愛戴之心是豈偶然哉良以精誠之至旁薄感通
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欲辭之不可得已今無欲
觀妙真人李公其庶幾乎公諱某世為耀州美原縣
人少個儻不羈雖里中無賴皆畏服之既而煩厭俗
塵遂慨然捐產業捨妻子身披一褐丐食飲以卒日
學全真之道於浮山碧虛子楊先生盡傳其妙楊之
道蓋得之馬丹陽馬即重陽真人王祖師之高弟也

始祖師遇異人於甘河道中授以秘訣遂達性命之
理其後門人次相搏授至公則四世矣公初入玄門
誓求至道乃於興平縣城西登真坊為環堵之室穴
垣以過飯尸居三年即今之僊林宮也值歲凶荒人
多流亡至累日不食自勵彌篤積功既久宇定神凝
天光煥發豁然大有所得雖深自韜晦而人實知之
於是戶外之屨滿矣凡寓此二十餘年避陝西亂南
越商於遨遊襄鄧間時汴梁太一宮提點李大師素
聞公名即遣人奉書邀之既至欲以宮職讓公公知
全運將終乃不屑就及汴京亂遂踰河北抵燕京見

清河大宗師密談玄旨深相契合因授以陝西數路
提點教門事歲在乙未來歸駐車重陽萬壽宮遠邇
嚮慕真教大振從學執役者至數千人雖武夫悍卒
幽閨婦女山野鄙朴之民莫不稽顙禮謁以一覩公
顏為幸後五年加掌教真人尋授陝西諸局藏經提
點六年奉也可匣敦大皇后懿旨加無欲真人乙巳
春二月被闕端太子命加無欲觀妙真人公自出家
迄今四十年名動宮禁屢沐寵渥時人莫不歆艷而
獨澹然自若嗚乎非離形去智與世委蛇而不以物
累其心者孰能之哉僊林宮即公之鄭圃也舊有屋

宇往年所親構皆經變故焚毀略盡月山日華子黨
道悟大初嘗與同游於碧虛子之門以丁酉歲來自
甯海裴回故墟喟然感歎傷遺基之蕪沒懼真迹之
無傳是故悉力經營日夜不懈縣之人亦素諗公化
相率贊成故材木瓦甃所須之物不謁而獲若殿若
堂若門廡若厨庫環庵列位凡為屋若干椽既落成
欲礮石以紀歲月且狀公平昔修證始末及出處大
概并刻之以傳不朽來乞文僕親見公於長安時年
已八旬矣而體力輕健行不以杖日晡然有光誠有
道者也故為之書俟異日功成行滿馭風騎氣游崑

崑而憇玄圃自有高文大手續列僊厖步虛揄揚盛
名以詔來世僕何足以知之丁未九月一日記

遺安堂記

為郭周
卿撰

要名爵殖貨財開產業以為子孫無窮之計此人之
常情古今之同也然而浮華蕩心多藏賈怨自中材
而下鮮不以此敗其世者若州吁以寵祿滅身季倫
以家財速禍豈非將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歟夫古之
君子深識遠慮逆推倚伏之理坐照存亡之機於是
外富貴而甘貧賤使當年無負乘之譏奕世享壽康
之福此龐德公所以擺落紛埃超然高蹈不與王公

之餌者厥有旨哉其對劉表之言曰人皆遺之安今獨遺之安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嗚呼是言也可以為萬世保家之法吾友郭君周卿揭遺安二字以榜其堂可謂知所取矣僕辱與君游既久稔知其為人樂易至誠廉介有守平昔安於澹泊苟非其義一介無取棲遲鄉社保志全高雖聘台屢至皆不肖就貽厥之美視古人無少媿其初名是堂也春秋垂及五旬猶未有嗣續人皆笑其命名之迂也既而連生二子卒如其志有識者以為積善之報僕聞源濟者流長本深者葉茂士有純德至行而祿位不稱者必

在其子孫蓋造物乘除自然之理今君行雖高而不需一命名已顯而布被終身其餘澤美祉不畀之後人則將安歸乎且所遺之具既光明碩大矣抑將又有希世顯美之應政恐不止於一安而已第姑少俟異日當自見之知斯言也信丁丑五月既望南平野叟李庭記

古卵瓶記

同州之沮水兩溪多土崖既高且峻遇積雨則崩裂往往有古瓦瓶出焉其形模大小不一有腹圓而矮如壺者有腹橢而橫如卵者尤奇古可愛人因以卵

之餌者厥有旨哉其對劉表之言曰人皆遺之安今獨遺之安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嗚呼是言也可以為萬世保家之法吾友郭君周卿揭遺安二字以榜其堂可謂知所取矣僕辱與君游既久稔知其為人樂易至誠廉介有守平昔安於澹泊苟非其義一介無取棲遲鄉社保志全高雖聘台屢至皆不肖就貽厥之美視古人無少媿其初名是堂也春秋垂及五旬猶未有嗣續人皆笑其命名之迂也既而連生二子卒如其志有識者以為積善之報僕聞源濬者流長本深者葉茂士有純德至行而祿位不稱者必

在其子孫蓋造物乘除自然之理今君行雖高而不需一命名已顯而布被終身其餘澤美祉不畀之後人則將安歸乎且所遺之具既光明碩大矣抑將又有希世顯美之應政恐不止於一安而已第姑少俟異日當自見之知斯言也信丁丑五月既望南平野叟李庭記

古卵瓶記

同州之沮水兩溪多土崖既高且峻遇積雨則崩裂往往有古瓦瓶出焉其形模大小不一有腹圓而矮如壺者有腹橢而橫如卵者尤奇古可愛人因以卵

瓶目之然樵夫野人得之無所用或以貯田種獨長
安富貴好事之家得之則深藏謹護轉相賂遺雖金
珠弗逮也嘻瓶之為瓶久矣湮鬱沉埋於積塊之下
不知其幾世幾年一旦遇崩裂奮躍而去幸而不見
辱於樵夫野人之手又大幸而為好事者取去磨洗
拭拭使出光彩藉以蘇几貯以名花置之高堂大厦
之下為賓客之聚觀而駭異亦千載一時是雖泥土
無情之物非有補於世時為耳目玩好之具爾且有
時遇知賞如此豈物之顯晦亦有數存乎其間耶抑
偶然也今夫一介之士抱奇蓄古或湮鬱沉埋於草
萊泥塗之下至沒齒窮年而不為世所知者顧豈少
哉悲夫

創建灞石橋記

長安以形勢雄天下其來尚矣左達晉魏右控隴蜀
冠蓋鱗萃商賈輻輳實西秦之都會也距城東三十
里灞水南來橫絕官路西北十五里入於渭其源出
於商顏山中每歲夏秋之交霖潦漲溢川谷合流砥
崖而下巨浪澎湃浩無津涯行旅病於徒涉漂溺而
死者不可勝數至元元年秋山東梓匠劉斌適至此
見之惻然內誓於心為構石橋以拯茲苦既而還家

告其父母親舊皆悅而從之曰此奇事當勉力各出
囊資為贖斌與誓曰橋無成不歸東矣於是東裝戒
行前抵相衛市鉅鑿七百餘事輦運而西結廬灞上
教人以輪為業斂所得充募工之直分採華原五攢
之石伐南山之木以為地釘其操執斤鑿張口待哺
者恆二三百輩米鹽菜茹所費不貲日既久有豪傑
好事者六州規措大使牛公鎮撫曹公引鹽提領范
公等嘉其誠篤倡起而助之凡集楮幣二千五百緡
以佐其用六年己巳春陝西大行臺平章賽公用左
右司郎中徐琰諸君之議捐白金二十錠仍俾役夫

二百令京兆同知巨公督之簽省嚴東平繼發驅勇
四百指徧諭所屬乘彼農隙輦山石八百餘載令京
兆府判官寇公董其役九年壬申夏會蘇太師老仙
呂公伯充在京師白此事於內侍賀公寬甫乘間奏
聞驛召斌入覲應對稱旨天顏喜甚勅賜京兆官籍
沒田園發新收南口長充役作十年癸酉皇子安西
王開國陝西王相左山商公以此事啟聞特賜楮幣
三千五百緡廩給役者之食十三年丙子冬昭勇趙
侯鳩資僦車轉石戊寅歲冬功始畢其長六百尺廣
二十四尺兩堤隆峙下為洞門十五以泄水怒制以

鐵鍵堊以白灰其趾山固其面砥平磨礪之密甃疊
之工修欄華柱望之巋然如天造神設信千載之奇
功一方之偉觀也由是車不濡軌人無褰裳憧憧往
來坦然無阻自經始至於落成歷一十五年用石五
千餘載鐵銀錠九千計鐵四千秤地釘木二萬條前
後總糜楮幣八千五百緡輿論之直尚不與焉按周
禮城郭道路橋梁陂澤以時修之此三代之法也自
天地分此河出羲農以來邈不可考周秦而下及漢
隋唐俱都於此前志雖載嘗有石橋規制狹小屢經
變故湮沒無跡有司課民歲駕土梁以渡迨春永泮

而已復敗矣人甚苦之於戲上下數千載當承平之
際在朝在野才臣智士代不乏人恐視斯民沉溺矣
魚腹而莫之拯今也非常奇特之功乃成於一梓匠
之手可嘆也已弑之為人不特智巧多藝而寬厚誠
懇重尚信義此卜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矣惟弑可以當之又弑之為是役也舍父母棄妻子
久客於斯未嘗一省其家無官守之責無監督之嚴
風經雨營朝規暮畫曾不少懈雖誹謗百至而所守
不移沮挫屢經而自信益篤衣不私身食不異爨與
役夫同甘苦所荷金貨以百萬計悉付之掌記尺帛

斗粟弗入於已間闕齟齬卒踐是言可謂有為之士
矣其至誠感格神明護持聖主賢王不惜帑藏貴家
豪族樂輸金帛及編戶之民願同戮力竟能相與始
終非志堅而力行之烏能及此一日京兆府學教授
駱天驤偕斌踵門來告曰斌之橋成亦先生之志也
今將勒諸石以紀歲月文不先生之屬而誰歟余應
之曰諾遂序其顛末以諗後之人俾守而勿壞也

廉泉記

廉泉者陝西大行臺平章政事廉公樊川別墅所有
之泉也曷為名之惟公有卓然異績於民去已久而
民猶思之遂取公之姓以名其泉示不忘也初中統
改元之歲今天子新即大位命公鎮撫關中視事未
幾遂有西北之警中外恟懼擾擾不安公於是博參
謀佐選將練兵授以方略曾不逾月而千里帖然遂
以無事當是時列城父老與夫田野之民懽呼忭躍
以手加額僉曰今日更生之日非卓然異績歟又期
年而政成俄有旨召公復位自輅轅北邁倏忽十稔
秦民戴公如一日也夫君子之為政悅民之心易感
民之心艱感之深使之久而不忘又難必有深仁厚
澤浹於骨髓然後去滋久而思益深也至於過其所

居見其所樂起敬起愛鬱陶詠嘆而不能已者召伯
教明於南國詩人發甘棠之詠廉范化行於蜀郡百
姓興五袴之歌江左之人慕謝安而名其子皆所以
示不忘之意非有至誠惻怛為民之心何以致此而
況脫百城之民於干戈必死之地則民之於公宜何
如哉以此名泉其誰曰不然每歲花時城中士民相
與壺游於泉上酒酣引領北望而歌曰瞻彼流泉廉
公所營公去積年依然玉聲酌泉而飲懷公之清俯
泉而鑑想公之明公有厚德實全我身何以識之視
此泉名公在朝廷秉國鈞衡何時復來慰我輿情其

去思之心從可知已至元辛未公門下士中山冠君
長卿來判京兆總府事暇日將遍求文士作為歌詩
以發揚公之遺愛而屬僕為之記僕固非其人也既
聞命矣安敢不諾然竊有感焉自乾坤奠位既有此
山便有此泉滔滔汨汨不知其幾世幾年矣昔焉湮
沒於黃茅赤棘之下寂爾無聞今一經公之顧盼而
聲光赫然震耀當世將見千載之後與公之名俱不
朽矣嘻是泉也何其幸歟至元八年春正月日

撰濟瀆靈應記

陝西行中書省都事上黨鮑君毅夫寓家燕城而宦

游關右已閱數寒暑矣庭闈定省之念日夕往來於心歲丙寅春奉檄之燕因得扳輿奉二親歸覃懷之別墅庶幾稍便滄漚之奉評事春秋既高素有未疾以覃懷地瀕河得暑尤甚坐是疾轉劇治療之百方皆不效毅夫憂懼無以為計乃具牲幣致禱濟瀆祠下誠意既孚靈應來格俄有潮賜出焉所謂潮賜者蓋神享其祀即有物出潭水中以昭其貺也初得樽酒三繼以纖絺八丈兩端微腐爛不知何年物見者莫不駭異以為非常之賜皆毅夫純孝所感評事君之疾其有瘳乎或者以為誕而疑之因曉之曰夫幽

明珠逢而感召之機不二一念所通大可以動天地細可以格禽魚昔之人固有浩嘆而隕霜悲泣而頽城者矣至於王祥之致雀姜詩之躍鯉豈誣也哉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聖賢立言垂法萬世自春秋以來史傳所書異事不可概舉子何疑焉予故書之以勸天下為人子者觀者幸勿以語恠少之丁卯歲十月中休日記

藍田縣東創脩玄真觀記

藍田秦舊縣也按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三

秦記日以縣出美玉故名藍田夫玉為物也溫潤以澤鎮密以栗故君子比德焉且天下莫不貴而王公以為寶凡所韞之地則精神見於山川蓋偏得天地英粹之氣積於中而發於外有不可掩焉者昔人水潤山暉之說不誣矣嗚呼自古藍田水石竹樹之勝為秦中冠雖鄠杜猶出其下者得非以此耶惟其地靈境秀物產不凡為聖賢所宅為仙真所廬與夫啟珠庭而棲逸士固其宜也考諸圖記則尊廬氏有石女媧氏有谷安道有里奉道有鄉至於劉雄鳴王子年王摩詰李筌王順之徒隱居遺迹往往而在縣之

東數百步而近有爽塏焉北倚驪山南對輞川玉峯藍水環繞映帶朝煙暮霏萬景呈露參天古木鬱然幽陰真卧雲嘯月之地也癸卯歲益川道士雍德堅徐德淵因避蜀亂同三洞講師黃莊父游至此周覽形勢悠然忘歸會前宰張公名選與邑人委差楊興徒單施共其地延請住持二師既許諾遂罄其衣孟同心經始告久之道價日隆人益信嚮今副都元帥劉公元禮輸貲助役為功德主仍捨家僮二人以為其徒由是遠邇翕集檀施輻輳崇墉峻宇相繼興葺中建大殿以宅三清左右二殿以奉十一曜并南北二

斗以至雲堂香厨三門兩廡靡不畢具輦飛輪與燦
然一新像設崇嚴儀衛森列俾來者竦然有以起其
敬居者肅然有以洗其心自非符籙靈威警悟斯人
烏能及此凡為屋大小若干楹丙寅之歲始獲落成
一日縣宰蔣公縣丞寇公暨總府知事劉公并縣父
老合辭而言曰自兵以來茲地蕪廢久矣賴二師勤
力不倦遂使荆榛瓦礫之場化為金碧豈惟為邦之
偉觀抑亦歲時香火仰祝明天子萬歲無疆之壽不
其踴歟況我大朝尊道貴德洪暢玄風凡羽流所在
易庵為觀者多矣宜以玄真題額請於有司而揭之

仍求當世之士記其興造本末以傳永久乃共捨碑
介黨公叔郭處厚二講師來徵予文并請發其義予
應之曰老子著書五千言其於玄真二字言之屢矣
前後解者互有得失予試與子妄言之子亦妄聽之
夫道不可見見而非也謂之玄則溺於見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謂之真則滯於言非玄之玄杳邈無垠非
真非真長迹無寄至於是非雙遣語默兩忘超然自
得於筌蹄之外則所謂玄真云者亦道之強名耳子
歸而求之有餘師何待予言

物以人貴地因人勝此前哲之名言也自古及今愛
馬者多矣而惟稱王武子好笛者眾矣而但言馬李
長豈非物以人貴乎晉天下凡幾樓而庾亮之名最
著率土之濱凡幾亭而醉翁之號獨傳豈非地因人
勝乎昔趙清獻公當宋至和熙甯間連牧數郡再守
成都所至有惠及民建入為諫臺遂參大政高風凜
然為一代名臣其初入蜀也以一琴一鶴自隨其政
簡易可知矣故二百年間以為美談今參政行院曹
南商侯平昔慕其為人慨然有思齊之志自中統改
元奉詔來關中佐平章廉公行中書省事因治第長

安城中規為燕申之所將以琴鶴名其堂未幾而堂
成果有四川之命蓋古有先兆事亦冥合噫亦異矣
哉其或者將以清獻公之名全昇於侯乎庭誠不佞
竊有訂焉且昔之君子尚友古人者非但襲其迹而
已固將究其用心考其行事早夜以思就其如者去
其不如者必使英聲茂實相與並驅於百世之後無
愧於其人可也今侯以卓然傑出之才出遇明天子
有為之日言聽計從誠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也
頃以坤隅未靖須大臣以鎮臨之簡在聖心付以重
任既得行其道矣視古人事業優為之惟在加之意

耳行見五十四州之民家蒙其惠人沐其化仰之如
神明愛之如父母僉曰清獻公復生矣不亦懿乎異
時政成課最榮被璽書之褒功業爛然輝映竹帛則
斯琴斯鶴與夫堂之名俱不朽矣詩云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侯其勉之中統四年歲在癸亥十一月初吉
浮陽李庭記